



## 六十年前，六位搭橋先生

有一事頗堪玩味。有一段毛澤東在延安縱論「民主」的舊聞，屢被內地報章引述，尤其在一九八九年之後，見報頻率更高。

那是六十年前的一天，毛澤東問前來訪問的黃炎培先生，感想怎樣？黃答：「我生六十多年，耳聞的不說，所親眼看到的，真所謂『其興也淳焉』，『其亡也忽焉』，……一部歷史，『政怠宦成』的也有，『人亡政息』的也有，『求榮取辱』的也有。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。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，我略略了解了。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，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。」「我們已經找到新路，」毛說：「這條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鬆懈。只有人人起來負責，才不會人亡政息。」

這段對話，出自史稱「六參政員訪問延安」的事件中。六十年前此時，有六位「搭橋」的先生，試圖化解國共尖銳對立。其時，抗日勝局已定，國民黨想立刻召集它佔優勢的參政會，來決定盡快召開對自己有利的國民大會。而共產黨提出召開各主要黨派代表人數相當的政治會議，議決國民大會的召開和聯合政府的建立。六先生「搭橋」未能如願，國共雙方磨刀依然。但「民主」卻曾成為一時間最熱門的話題。

若說「民主」，六先生個個是民主老鬥士。褚輔成、黃炎培和冷遹是同盟會會員，傅斯年、左舜生是「五四」健將，章伯鈞則曾是早期共產黨人，後來是民主同盟的發起人。

黃炎培當時寫了一首詩《延安去》，流露了複雜的心情：「我們說話只有坦白，/行動只有勇敢和正直。/我們不是第三者，/不是調人，/不是中證。/若問我們的使命，/只是良心的使命。」「問成功有望麼？有！有！/團結，殺敵，民主，建國，/理同，心同。/誰都不為誰，/為的是可愛的國家，可恨的敵人，和可憐的民眾。」

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晚，中共中央召開「盛大晚會」，歡迎六位先生。黃炎培致辭說，「事到如今，不容許中國不團結！」左舜生的話也許更有深意，「中國需要團結，但只有實行民主才能保障團結，也必須團結才能保障民主」。

「要團結，一個前提，必須妥協。」《大公報》七月三日社評〈六參政員赴延安〉坦陳：「誰都堅持成見，誰都要佔上風，誰都不肯妥協，那還講什麼團結？」社評希望各黨依循「政黨鬥爭的常軌」，它說，「六位參政員，盛暑長途，殷殷而往，代表參政會的期望，也代表人民的期望，為人情計，延安也應該給六位一些面子，派幾位中共參政員陪他們回重慶！」

中共沒有派參政員(當時有董必武、鄧穎超等)回重慶。其實，六先生在延安也不曾提出這個建議，倒是和中共達成兩點共識：停止國民大會進行；從速召開政治會議。

六十年前此時，毛澤東講「民主」，蔣介石也講「民主」。毛用它攻，蔣用它守。他們都不講「妥協」。「民主」聲聲，殺氣騰騰。

那六位先生，褚輔成在「搭橋之旅」的三年後就逝世了，遺言稱：「世界大勢所趨，非真正民主，實施憲法，無以救國」。傅斯年後來離開大陸，死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。章伯鈞成了著名大右派(他的故事詳見他女兒章詒和女士寫的《最後的貴族》)。冷遹和黃炎培是「愛國民主人士」，黃寫成《八十年來》一書，表示要「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……學習到老，改造到老」。左舜生想走國共之外的「第三條路」，卜居於香港。這位曾叱吒風雲的中國青年黨黨魁、國民政府農林部長，

花甲之年在鑽石山開了一間士多店，清寒度日。(作者供圖)